

红色记忆

横山起义中的无名英雄张硕英

□ 雷建忠

发生于1946年10月13日的榆林横山起义，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百万大军包围解放区的严峻时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由习仲勋、胡景铎、胡希仲一道策划和发动的。习仲勋曾说过，横山起义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横山起义，“举国瞩目，影响尤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义英雄举不胜举，然而张硕英却鲜为人知。

张硕英，1918年4月生于陕西富平县，其父张海儒民国初年曾两度任横山知事。学生时的张硕英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早在19世纪30年代，与杨虎城安排的胡景铎同在西安高中就读；胡希仲被杨虎城召回西安后，张硕英也经省委学运负责人程建文安置到西安高中，组织学运。三人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张，在罢课请愿、集会游行等一系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有共同的革命志向和乡党情结，彼此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交。后来，胡景铎被其兄胡景通（时任国民党22军副军长、骑六师师长）转到榆林中学（时称省立第六中学）学习，经胡景铎说服，张硕英也紧随其到榆林中学，成为同窗好友。还是胡景铎“穿针引线”，张硕英

与时在榆林师范就读的李化育结为伉俪。

张硕英在西安医科大学读书期间，由胡希仲引见，曾与习仲勋见面。1944年11月，在西安医科大学修习五年毕业的张硕英，经胡景铎举荐，征调至胡景通任师长的国民党骑六师野战医院任少校军医。乡情、学情、友情，张硕英与胡景铎、胡希仲成了情谊至深的“铁哥们”。为了把榆林野战医院作为进行策反和联络的秘密据点，胡景铎、胡希仲叔侄密商，借力胡景通和邓宝珊的特殊关系，1946年1月，由陕西省卫生厅一纸任命，年仅28岁的张硕英走上主任，出任榆林野战医院院长。乡党加军医，张硕英经常穿梭于榆林国民党野战医院、横山县波罗六师野战医院、胡景通来往频繁。

在习仲勋的激励和引导下，胡景铎、胡希仲叔侄根据党的“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策略，决定“召回旧部，重建部队，北上榆林，等待时机”投奔革命。1945年5月初，胡景铎驻横山，正式就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希仲则受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司令部参议，长住榆林野战医院“养病”，实则

掩护胡景铎的活动，保障胡景铎的安全，秘密与习仲勋联系。

1946年春，胡希仲以“养病”为由常驻榆林策划起义，选定榆林野战医院为策反和联络的秘密据点。胡希仲为方便“看病”，与胡景通商议，其间，胡希仲离开波罗，长住榆林野战医院，胡景铎、胡景通因为既是富平乡党，又是先后同学，所以经常去医院探望与看病；国民党22军各级军官也常去医院看病；邓宝珊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邓友梅也去过多次。中共西北局白区工作部师源、绥德地委书记曹力如的警卫员张守国也是通过张硕英和胡希仲在这所医院接头的。张硕英和胡希仲、胡景铎以及中共人员的频繁接触，自然引起了榆林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

在张硕英秘密掩护下，胡景铎及其随从数次“面见”胡希仲，习仲勋胡希仲、邓宝珊之女邓友梅特意“关照”胡希仲等举动，张硕英又作为一院之所长，耳闻目睹、心知肚明，却始终守口如瓶。当时榆林城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且已盯上了卫生院，耳目甚杂。正如胡景通正告胡景铎的话：“这里情况很复杂，稍有差错是要掉

脑袋的！”所以在1946年10月13日零时横山起义一举成功，仅隔一个钟头，国民党当局便以“重大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将张硕英逮捕关押（档案记载为“10月，因掩护横山县波罗起义，被国民党以‘重大政治嫌疑犯’逮捕”），脚镣手铐加身，历时4月之久，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自不必说。关押期间，虽经多次提审，张硕英只借口“救死扶伤”，其他“一问三不知”，经受住了威逼利诱和严峻考验。入狱大约两个月，国民党22军副军长胡景通去监狱探望他并进行“安慰”，还暗示“事情会弄明白的”。胡景通探望后，便换上了22军连长张宗禹看管张硕英。此后，经胡希仲、胡景铎、胡景通及边区政府等多方营救，张硕英于1947年1月获释出狱，重新回到22军野战医院任中校军医，于1949年6月1日在榆林随军起义。

1949年至1954年，张硕英一直在部队医务战线工作。1956年3月，任陕西省军队转业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卫生所所长，后转业。1979年9月，张硕英光荣离休。

张硕英是横山起义的有功之臣。2005年3月，张硕英与世长辞，享年88岁。

三秦史话

天下第一驿——褒城驿

□ 柴鸿恩

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号称“天下第一驿”的褒城驿，便是秦蜀古道褒斜栈道之上最负盛名的一个驿站。地址在古梁州治所之一的褒城县（今勉县褒城连峰社区）东南25里，今汉中市汉台区龙山镇临西的柏花村（旧时为柏乡街）。秦汉以来，无论是从长安子午道，从周至入褒斜道，从眉县入褒斜道、文川道，或是从宝鸡入故道（古称陈仓道、嘉陵道）、连云栈道，去汉中或经汉中入川，都必须途经褒城驿。南宋时，宋、金从陇南宕昌，经兴州、兴元、汉阴、衡江、千平至临安的驛路，也必须经褒城驿。《史记·货殖列传》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榭其口。”在整个两汉三国、魏晋及南北朝时期，褒斜道一直是秦蜀间的重要通道。“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跨乎梁、益（州）之间。”盛唐时的褒城驿“节旄旌旗，驰骋奔轳，往来以去，轂交蹄”，“福臻路辟，无间昏晓”，“盖当时视他驿为壮”。驿骑及使命官员，在这里“夕得其庇，饥得其饱，往来频繁，一岁至宾者，天下数百家”。



里“遥望驿亭，前有水池，楼榭甚盛”，一黄姓驿丞迎迓。元觉其形容仿佛似识，问前街，知之与其有一面之交。谈及前事，黄也“惘然而悟”。遂饷酒一槽，同舟共饮。问及褒城山川，黄告之：“褒奴所弃之城在其左，诸葛亮所征之路在其右。”元为此而作“黄明府诗”。诗人元稹有关褒城驿的诗及序，以其宽阔的胸襟和旷达情怀，呈现给我们一幅亮丽优美的画卷。从中可知褒城驿有苑囿、池塘、花木成荫，建筑宏敞，景色秀丽。如褒城驿诗：“严秦修此驿，兼涨驿前池。巴种万竹竿，更栽千树梨。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时……”元元此七绝二首中的“褒城驿”，则已是一片破败凄凉的情况了，“容州诗句在褒城，几度经过眼暂明。今日重看满泪痕，可怜名字已前身。”“忆昔万株梨映竹，迁逢黄令醉残春。梨枯竹尽贵令死，今日再临衰病身。”薛能成通年间（866年前后）为嘉州刺史，曾写有“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和“题褒城驿池”七律二首，薛能在诗中极尽抒发了追忆前朝繁华，惋惜今日没落的感叹：“郭相倾侧应好池，题云万竹与千梨。我来已变当初地……唯恐后事劣今时。”“清凉不散事犹在，事力何销躬已无……西川吟史偏思算，只恐归寻水亦枯。”

褒斜道在北魏正始四年（507年）与永平二年（509年）经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开斜谷路时即离开入眉县旧路，自宝鸡经凤州、留坝至褒城。至唐代虽经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再开”，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复置褒城斜路馆驿”；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又募工修建，移驿路于斜谷；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又大修散关抵褒城的驛路；宣宗大中四年（850年）

又“火速修沿斜谷旧路及沿线驛馆”；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兴元节度使石君碧毁栈道，棚架险要，并烧栈道，信宗逃至汉中又命“修栈道以通往来”等多次修复，开通。但唐中叶至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与藩镇争权，愈演愈烈，社会动荡，唐王朝由盛而衰，再难恢复旧日风光。褒城驿的没落衰败已成趋势，渐而不再被朝廷关注。政衰则路衰，路衰则驿衰，之后的明清沿革，经朝历代，褒城驿每况愈下，逐渐没落，进而变得破败不堪，满目疮痍。

随着唐王朝的衰败，朝廷设在各地的驛馆驿站日渐残破，褒城驿也不例外。在经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宗，到了唐懿宗大中年间，褒城驿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盛况。故而在元稹路过褒城驿约60年之后，孙樵来到这里，在他眼中，褒城驿“视其沼，则浅泽而污，视其身，则离败而股，庭除其芜，堂虎甚隳。”让他触景生情，由衷地发出了深切的感叹，“乌睹其所谓丽者？”哪里还能看到它所谓的宏大壮丽的的气势呢？于是，在已经残破的褒城墙壁上留下了《书褒城驿壁》这篇脍炙人口的古诗诗云。

孙樵在《书褒城驿壁》中，对褒城驿的破败原因多有阐述，皆切中时弊，画龙点睛，直陈要害。除文中所述外，主要还在于“唐代褒斜通，虽亦任使命客旅往来，但并非官驛”。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已将长安入川的大官驛道，西迁至宝鸡经凤州、两当、河池驛（今徽县）、青泥驛，经兴州（略阳）、金牛驛（今大安驛）入川。元稹从长安去东川，往来应该有八次之多，为什么史记中却只提了“七过褒城驿”呢？从他的另一首

五言乐府诗《青云驛》中可以得知，其中有一次走的就是故道经兴州青泥驛，“昔行蜀关下，有驛名青泥，问名意惨绝，苦坚平与狃”。宋代的入川驛道沿唐前期格局仍经兴州至利州。熙宁七年（1074年）利州提判范百禄，曾规划把入川大驛路改移褒斜道，废嘉陵驛道。但在元丰元年（1078年）为黄裳上奏反对而罢，褒斜道则在当朝皇帝的再次下诏下辟为大驛路，前后仅只四年。南宋金占关陕后，褒斜驛道便再无人马喧阗，盛况空前。

元代的川陕驛路舍弃了宋代沿嘉陵江而下的路线，改行自宝鸡“益门镇”为起点，经大散关、秦岭南麓、凤州至褒城驛入川。时褒城驿有驛马56匹，东南30里至南郑汉川驛有驛马31匹，州县驛站站的官员乃至相关工作人员30余人。元末明初即对褒斜道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在高峻险要之处仍设旧栈道，缘山绕坡而行，随坡势削岩砌岸，逐渐变栈道为砾路，成了川陕冲衢广、京师与川藏联系的走廊。再之后的清代入川驛路，仍走褒斜道，在宝鸡至褒城间设驛11站，计有陈仓驛、东河驛、草凉驛、梁山驛、松林驛、留坝驛、武关驛、马道驛、青桥驛、开山驛，全程630华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清邮政”创办，裁汰驛站。宣统元年（1909年）5月，褒城开办邮政代办。民国二年（1913年）12月1日，在褒城设三等甲驛邮局（今褒城连峰社区）。

上世纪三十年代，全民抗战形势紧迫，汉中急需向北打开一条通衢大道，修通后方基地西安至汉中的公路更是势在必行。1933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成立全国经委会公路处，直接领导西安到宝鸡至汉中的工程建设。宝鸡到汉中区间设立三个工程总段，公路处长赵祖康先生为建路总负责。宝汉公路全长254公里，沿褒斜旧道（连云栈道），翻秦岭，过酒奠梁、柴关岭、留坝，经褒城。1935年底，宝汉公路全线通车，公路再由褒城腹地的河东店东南经营镇直抵汉中；1939年，汉中至广元段通车后，川陕公路全线通车，汉中（后迁褒城）、两当均设有两大驛车站。褒城间公路，从褒谷口大桥横跨褒河，偏北向西，从金牛道上的老道寺通过，均不再经过旧褒城驛所在的打钟寺。川陕公路的通车，为加强延安与重庆之间的联系和支援前方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撤销褒城县，将原属地分别划归为勉县、汉台、留坝及南郑区。

文史小百科

在古代，斗茶可谓风靡一时，如同西班牙斗牛，一样惹人喜爱。但不同的是，斗茶要文雅得多，其文化内涵也十足丰富。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名斗茗、茗战，始于唐，盛于宋，是古代有钱有闲人的一种雅玩。

宋代是一个极讲究茶道的时代，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可见宋代斗茶之风极盛。每年清明节期间，新茶初出，最适合斗茶。斗茶的场所，多选在有规模的茶叶店，前后二进，前厅阔大，为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人家，有比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庭院，或临水，或清幽，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古之斗茶者，大都为一些名流雅士，围观者众多，就像今天看一场球赛一样热闹。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以分高下。斗茶，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两胜。斗茶内容包括：斗茶品、斗茶令和茶百戏。斗茶品以茶“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一斗汤色，二斗水痕。首先看茶汤的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汤色能反映茶的采制工艺，茶汤纯白，表明采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则说明烘焙过了火候。其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调制时先将茶饼烤炙碾细，然后烧水煎煮，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如果碾碾细腻，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均匀，可以“紧咬”盖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汤的同时，用茶筴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优劣的依据。有时茶汤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所以斗茶需要了解茶性、水质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斗茶令，即古人在斗茶时的行茶令。行茶令所举故事及吟诗作赋，皆与茶有关。茶令如同酒令，用以助兴增趣。

茶百戏，又称汤戏或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即将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的技巧。在宋代，茶百戏可不是寻常的品茗喝茶，有人把茶百戏与琴、棋、书并列，是士大夫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活动。宋人杨万里咏茶百戏曰：“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茶百戏能使茶汤的汤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若山水云雾，状花鸟鱼虫，如一幅幅水墨画，这需要较高的沏茶技艺。宋代，茶大都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喝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难度较大的茶百戏，流行的范围比较窄，一般只流传于宫廷和士大夫阶层，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掌握这种技艺的少之又少。

说到斗茶，不能不说茶盏。宋代盛行斗茶，其所用茶具为黑瓷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建盏”。因其色黑紫，故又名“乌泥建”“黑建”“紫建”。建盏中又以兔毫盏最为人们称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闪，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上的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宋代祝穆在《方輿胜览》中也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而黄庭坚的“兔毫金丝碗，松风蟹眼新汤”即为咏此茶盏的名句。制作建盏，配方独特，窑变后会呈现出不同的斑纹和色彩。除釉面呈现兔毫条纹的兔毫盏外，还有鹧鸪斑点、珍珠斑点和日曜斑点的茶盏，这些茶盏分别称为鹧鸪盏、油滴盏和日曜盏，它们最适宜斗茶。黑釉油滴盏我不陌生，我家原来就藏有一件这样的古董，乃系祖上所传。束口，深腹，卷足，盏面有诸多均匀的珍珠斑点。这种茶盏，一旦茶汤入盏，即能放射出五彩纷呈的点点光芒，为斗茶平添了一份情趣。可惜后来被破坏了，想来令人痛惜。在茶文化的追忆中，每每念及我家的油滴盏，就似乎看到了古人斗茶的影子在晃动。

其实，宋人斗茶之风的兴起，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不可分。民间向宫廷贡茶之前，即以斗茶的方式，评定茶叶的品级等次，胜者作为上品进贡。斗茶，分割出来作为一项游戏，当时也只局限于文人雅士之间。元代以后，渐渐推向民间，至晚清复归消歇。

古人斗茶的一些技法如今已难觅踪影，可我国大部分的产茶区，仍能看到古代斗茶的遗风。有的“斗茶”大会上，还会奏起古乐，心随弦动，古乐空灵，茶香袅袅。这种“斗茶”与古代已经有根本的不同，但却反映出中国茶文化的精深与历史的源远流长。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